

直隸江南四府民本

直隸蘇松常鎮等府長吳等縣耆民俞良

策施嘉遇王士俊張爾志盛有威季中和

沈傳等謹

奏爲欣逢

聖明御世幸 差賢能按臣二百餘年所僅有

億萬生靈賴再生齊民合詞仰控

天恩准查舊例許留再任以展本官經濟以光

聖朝盛治以保重地以勵臣工事策等僻處江南率老攜少匍匐間關豈敢謬舉套說干冒

天聽自櫻罪僂誠以江南財賦名區爲國家根本重地江南按臣爲

皇上代狩重臣江南之土地安則財賦足而國本永固江南之按臣賢則積蠹清而財賦自克茲者連年澇旱不均颶風煽虐稻麥

花豆所產之利百無一收瀕海沿江無告之徒動輒思逞兼以漕運公輸萬難稽誤奸胥蝕民剝膏吸髓蠢蠢小民莫必其命所以彈壓安全之者惟按臣是賴去年蒙聖恩差御史祁彪佳按蘇松常鎮四郡本官父祁承燦先年爲長洲縣知縣按臣自幼從父在任習知吳中民隱洞悉奸宄家承治譜才具兼人實心爲

國爲民執法任勞任怨一入境時躬持儉素  
裁革糜費頒禁二十二款悉中肯綮再布  
一十四伸約法森嚴徧示九詢以廣咨黃  
髮另行數條以風勵貪頑行事破積蒙以  
開生面折獄不鈎距而豁覆盆審狀不發  
有司民詞盡行親問凡占產打搶假命裝  
陷種種惡習勢豪莫容其把持而問官難  
容其情面訪惡不通於左右凡捏單窩遣

賄囑毒嵌種種寃抑明鏡之中無遜形而  
平衡之下無漏網如空輿豪奴激變亂民  
聚囂一邑若狂自按轡親臨脫巾禍息如  
四郡積逋多爲奸胥陰蝕嚴查窮詰弊孔  
肅清又念長洲縣賦役倍繁倍苦查得各  
縣有役田而長洲反無至糧解櫃收賠補  
破家首捐已俸徧諭官大戶湊置役田津  
貼以蘇民困如考武場再三詳慎以裨實

用去年臘月初一供

龍牌於玄妙觀召集紳衿耆老恭講

高皇帝御製鄉約嘉獎孝子傅應麟等節婦許氏徐氏等以示勸善立斃元兇丘祿等四犯以示懲惡賞罰大明人心歡快又如擒白晝持兵之妖僧而江陰安堵剽竊養畔梟倡亂之鉢池而逆黨魂銷兌軍素贈而譁辱及劉知州倉卒變生賴走檄而群蠹

頓息大風震盪

文廟摧頽賴設法鳩工而

宣靈永安凡鋤暴抑亂福

國愛民善政未易臚指總之其隨馬首霜凜栢臺者也以四郡凋瘵之殘民震鄰之多警兼以訛傳奸宄竊發無時錢糧欺隱清查未竟得此精明按臣誠饑極得糜渴極得漿今巡歷以來日夜勞瘁漸次釐正整

頓還淳有望而轉瞬差竣將見已釐之弊  
去則復滋未完之局終成廢弛縱憲禁森  
嚴將爲具文惡黨雖散究必仍聚是猶嬰  
兒病劇稍蘇遽奪慈母鮮不殞命策等伏  
查

祖宗舊例如正統十四年江西巡按韓雍按部  
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擢雍爲  
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弘治四年江西巡

按趙畝嘉靖四十年蘇松巡按陳瑞萬曆  
十七年蘇松巡按李堯民皆有善政及民  
地方懷惠伏

闕陳情俱蒙

列聖俯體下情曲從再任至今思以爲

熙朝盛事我

皇上仁聖如

天愛民如子事必法

祖加意巡方重任以祈收實効致世太平倘循  
往例卽降

玉音慰留按臣祁彪佳再巡三任則江南錢穀  
不至逋積江南寇盜不至蔓延官吏望風  
知警民生有藉得安可以勝殘可使卽戎  
計亦

皇上軫念重地之所嘉與也策等典衣鬻產不  
惜千里重趂遠叩

九閭懇邀

恩命如不辜雲霓之望家家受

皇上浩蕩鴻仁人人祝

皇上無疆福壽矣策等草莽氓庶情真念切不  
知忌諱曷任哀懇祈籲之至

崇禎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上奏二十七日  
通政司進呈本年四月初三日奉

聖旨 都察院查議具奏欽此

都察院覆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延登一本爲欣逢

聖明御世幸 差賢能按臣二百餘年所僅有  
億萬生靈賴再生齊民合詞仰控

天恩准查舊例許留再任以展本官經濟以光  
聖朝盛治以保重地以勵臣工事據河南道案  
呈奉本院劄付內開刑科抄出直隸蘇松  
常鎮等府長吳等縣耆民施嘉遇等題前

事奉

聖旨都察院查議具奏欽此續蒙本院判送施嘉遇等呈爲得

旨懇恩查例

題覆事等情到院蒙批吳民叩

關保留祁御史想激揚有法百姓安之故因疏得

旨又投詞本院冀諧所願耳第巡方非可久任

之官中所稱引諸例必當時地方有大利害無嫌破格決非泛泛然者河南道確議以憑具

疏此事有關臺規會同六掌道公議可也奉此會議間又准祁御史揭帖內稱自奉

命按吳九閱月于茲罪實有萬禡自甘三忽于前月二十九日常州司理以公務來謁傳百姓有保留之舉職初不之信及令常鎮



道蘇司理查之則聞果于十八日有具  
疏赴都者矣何等愚民作此妄舉體法所係  
不得不出一言職先言留者之不便而再  
言職之不可留御史奉

簡書所至惟在

法令初張之時庶或有人心儆惕之象若爲  
時稍久則于法必弛於人必玩法弛人玩  
而事之廢隳隨之其不便者一從來巡方

及瓜而代蓋以

使命不可久稽

祖宗設官良有深意且亦猶是耳目之臣非同  
守土之吏也今欲紊成規而變定體豈久  
任之法不能行之道府者乃獨行于巡方  
乎其不便者二職雖宵旦拮据曾無分毫  
之裨補於民此職寤寐自揣所痛愧尸素  
之懷真可矢之

天日者職明知其不能而自負初心覩爾戀位  
不特顛蹶立見亦且愧悚難堪其不可者  
一邇來保留竟成套習職竊深欲釐正者  
盖以是非雖明於下賞罰必操于上若堅  
好稂莠出于衆言必致小加賤妨之漸故  
凡保官留官者卽果真正循良職亦惟嚴  
叱峻絕今保留且及于職矣是職之所嚴  
叱而峻絕者乃身蹈之職更何顏立于士

民之上哉其不可者二所幸當事明達

國體謹守

典制必不輕徇瀆請力持中正一則

根本之重地早得易人以綢繆一則周爰之  
體統不致因人以變亂所全者大不特爲  
職計也等因到道隨該本道會同

掌浙江等道御史袁 鯨

掌山東等道御史李 玄

掌江西等道御史陳乾陽

掌山西等道御史張三謨

掌陝西等道御史余城等公議得吳民

之保留祁御史也據其種種誦德確有實

跡且稽之輿論罔不同聲蓋因其彰瘴無

私緩靖有法都民思久藉棠陰遂爾叩

關借寇此實出於誠心非經常保留者比第御

史巡方以一年爲限載在

令甲蓋以持斧之使取其新斲原非如守土

者可久任耳卽其取引憲章錄諸例詳攷

之獨韓襄毅以兵事曾留巡一年似誠有

如堂批所謂當時有大利害決非泛泛然

者若陳瑞等三人并錄中亦無可攷卽有

之亦一時

特典非定例也且保留之爲敝習也久矣屬

吏有踵是者望御史以法繩之而今且及

於御史之身若從其請以地方激揚之臣  
操去留於都民之口殊非法紀又何以軌  
衆而齊俗乎祁御史揭稱恐郡邑効尤爲  
小加賤妨之漸則其爲風俗人心慮比吳  
民之爲桑梓慮者更深且遠也職等爲法  
紀之臣取憑者一定之

典制切以爲留之未便伏候本院裁奪等因  
到院據此該臣等 看得御史祁 少年

英敏持斧三吳能約已裕民鋤強扶弱恩  
威並暢以救百姓翕然歸心赴

闕保留臣訪之輿論士民之口如一盖出乎真  
誠非苟然而已也惟是巡方原非守土之  
官直指亦非可保之人體統旣屬不便且  
年來保留成風方借御史三尺隄防之而  
寧可身爲嗚矢漸端亦不可開祁御史之  
自揭到職言其不便者二不可者二早已

見及此矣河南道會同各道之議似乎不可易也祁御史見今有

疏告病奉

旨行查職以其瓜期不遠未敢輕覆伏祈

勅令在任調理前恙仍循例報滿容職另選新者往代庶臺規畫一而彼亦得安心矣

崇禎七年五月初八日奉

聖旨御史巡方果能令吏畏民懷方爲稱職祁

彪佳既稱巡歷將竣着依限回京考覈欽此

都察院批語

吳民叩

關保留祁御史想激揚有法百姓安之故因疏  
得

旨又投詞本院與諧所願耳第巡方非可久任  
之官中所稱引諸例必當時地方有大利害  
無嫌破格決非泛泛然者河南道確議以憑  
具

疏 此事有關臺規會同六掌道公議可也  
崇禎七年四月初六日  
都察院大堂左都御史張批

按院揭帖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祁謹揭該職賦才  
既庸具識復闇弱冠入仕卽碌碌簿書未嘗  
究心學問故於治體政術猶望洋也自奉

命按吳九閱月於茲以極迂極拙之人當至煩  
至囂之地憫災民之困而無以甦痛吏治之  
弛而無以振欲簡訟而訟不能簡欲清獄而  
獄不能清欲懲惡而惡不能懲欲勸善而善

不能勸錢糧之弊竇煩多賦役之凋疲不起  
罪實有萬禡自甘三忽於前月二十九日常  
州司理以公務來謁傳百姓有保留之舉職  
初不之信及令常鎮道蘇司理查之則聞果  
於十八日有具  
疏赴都者矣何等愚民作此妄舉體法所係不  
得不一言職請先言留者之不便而再言  
職之不可留御史奉

簡書所至惟在

法令初張之時庶或有人心儆惕之象若爲時  
稍久則於法必弛於人必玩法弛人玩而事  
之廢隳隨之其不便者一從來巡方及瓜而  
代蓋以  
使命不可久稽

祖宗設官良有深意且亦猶是耳目之臣非同  
守土之吏也今欲紊成規而變定體豈久任



之法不能行之道府者乃獨行於巡方乎其  
不便者二職雖宵旦拮据曾無分毫之裨補  
於民此職寤寐自揣所痛愧尸素之懷真可  
矢之

天日者職明知其不能而自負初心覩爾戀位  
不特顛蹶立見亦且愧悚難堪其不可者一  
邇來保留竟成套習職竊深欲釐正者蓋以  
是非雖明於下賞罰必操於上若堅好根莖

出於衆言必致小加賤妨之漸故凡保官留  
官者卽果真正循良職亦惟嚴叱峻絕今保  
留且及於職矣是職之所嚴叱而峻絕者乃  
身蹈之職更何顏立於士民之上哉其不可  
者二所幸當事明達

國體謹守

典制必不輕徇賡請

疏至之時在 銀臺自當駁回定不封進倘若

已呈

御覽正犯近來明禁必奉嚴

旨詰責如或勅下議覆則祈 閣下老先生與

堂上老先生力持中正一則

根本之重地早得易人以綢繆一則周爰之體  
統不致因人以變亂所全者大不特爲職計  
也然職亦謬有風紀之任者乃德威不足以  
感懾致使部下之民敢于保持斧之命吏事

出劄聞殊駭觀聽倘郡邑而下尤而效之長  
澆漓而開營競其於風俗人心誠爲可慮職  
回道之日當以此一條自請嚴譴而後敢卽  
於安也爲此具揭須至揭者

崇禎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承差蔡嘉善投送  
內閣溫爺諱體仁

吳爺諱宗達

錢爺諱士升

都察院大堂張爺諱延登  
通政司左堂吳爺諱姓

按院諭帖

示諭蘇松賚本民人

本院於前月廿九日據常刑廳稟稱爾民有  
保留之舉初不之信及令常鎮道與蘇刑廳  
查之爾民果於十八日具疏赴

都矣本院受事九月以來能日夜勞苦毫無德  
澤於民此本院所自知者從來巡方及瓜而  
代原有定制豈可因爾民所請遽然變亂况

近來保留爲

明旨所禁本院在地方有保留官者俱正色嚴叱爾民所知也豈本院以執法之人而身自蹈之乎爾民有何所見乃於近來所從無之事忽創行之不知於法紀體統萬有不便爲此箚差進京傳諭爾等疏到京中具投通政司時必當駁回卽閣部都院老爺必不徇爾等瀆請爾等宜作速回家以務本等生業若

不立刻遵諭出京本院惟法是視行當查爾等籍貫家屬究處矣特諭

崇禎七年三月初五日在崑山縣察院堂上發二十三日承差蔡嘉善到京奉此

都察院呈詞

呈爲疏候

旨下覆仗

臺題懇憐憶萬生靈久任賢能巡按事御史  
奉

天差遣去留惟 臺主張故欲得

帝允先向 臺求策等江南僻隅連年荒歉  
錢糧重大差役浩繁邇來百物彫耗價貴十

倍萬姓艱窘奸謀百出去年蒙

天恩差御史祁

來按蘇松常鎮本官精明

清正仁厚縝密念念爲國爲民事事盡美盡善凡錢糧之侵蝕積蠹之弊竇靡不窮搜殆盡差捕之酷烈豪惡之暴虐愈加禁戢森嚴慮低田有淹沒欲築圩岸以備車戽慮洪水有泛溢欲濬河道以泄橫流捐俸湊置役田諭衆共成盛舉俾領役者免向隅之泣查弊

遍頒九詢許民細陳利害使作奸者無漏網之踈真正龍圖再見千年罕遇皆

天臺造福於一方仁恩廣佈於四郡但用尼聖尚須三年有成用善人亦須百年勝殘如一任卽代萬民大失所天卽再任一巡諸事原未奏績慈母若去美政不終倒懸猶未解也爲此查得往例凡民奏留巡按韓雍趙欽陳瑞李堯民等昔奉

旨允復任故不憚老邁甘受驅馳恐漏聲息不  
稟府縣豈刑廳報院祁御史牌仰道縣差役  
帖諭回家固知煩難之地幸

疏先封進若蒙

旨下悉仗 鈞裁懇恩軫念四府千億萬生  
靈命脉攸關江南十八處地方安危所係必  
求照例具覆更乞破格留任三巡使本官經  
濟大展施設各項善政俱可收功弘恩與覆

載同流沃澤共日月不朽不獨江南頂戴而  
海宇齊聲祝頌矣有此連名籲呈

崇禎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具呈

都察院頂呈

呈爲得

旨求 天懇恩照例題覆事蘇松巡按祁  
御史仁政惠民畧具前呈不必贅瀆今蒙  
旨批送 臺去留久暫必從

天臺 鈞議懇查本朝憲章錄照正統十四  
年巡按韓雍弘治四年巡按趙欽嘉靖四十  
年蘇松巡按陳瑞萬曆十七年巡按李堯民



等例俱准民 疏允留復任第今三吳若任  
不三巡則民終失所天雖煩難之地按臣不  
願久居而賢能之官小民渴思仰賴必求破  
格題覆允議三巡江南百姓世世感佩弘慈  
戶戶祝鼎壽情真望切冒昧頂呈

崇禎七年四月初五日具呈

都察院大堂張 批

崇禎歲甲戌仲秋 旨蘇州府長洲縣舊治沐恩小民施嘉遇主士俊同刊

### 附復姑蘇各鄉紳書

通家眷友弟陳繼儒頓首拜

往聞吳中諸義士跋涉叩

### 聞懇畱

直指祁老公祖士大夫贈之

兼金不受鬻產不辭遇盜

身跡  
不怖殞身不怨齊心合膽  
豈有分毫保留之虛套哉  
但  
祁公祖批諭如此其嚴辭揭  
如此其切

總憲會同諸道長公議如此

其詳奉

肯回京如此其正前無礙於  
臺規後無妨於

代者惟有安心靜聽以成全  
祁公祖局脊不安之本意而  
已今諸義士必欲以民疏

呈詞批覆見之剗劂蓋存  
此一種之公案以見三代  
直道之民心又見二百年  
來之

真按君能使吏畏民懷人人  
口頌而心服之也刻成諸

項處處自可流通正不必  
冠以小叙儒年七十有七  
矣大風雨後忽困瘧疾伏  
枕呻吟未能出見諸義士  
亦不敢領潤筆之  
賜直布腹心荆請方

命惟

台慈原而宥之惶悚惶悚

國